

◆岁月回眸

那年月，那篷车

肖建勇

一些记忆与酒类同，越陈越香。诸如，那些逝去年月里的大篷车。大篷车其实就是普通的货车稍微“升级”了一下，在车厢上装了一组铁架，再蒙上一块军绿色的篷布。临近春节，一辆大篷车从煤矿缓缓驶出，开进大山深处，在弯曲的碎石路上扬起一团团黄土尘灰，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我离开煤矿后再也没有坐过大篷车，但这样的画面一直清晰地印在脑海深处。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散文《过年的大篷车》，似在回忆那段年月，如今再写篷车，还似在回忆那段年月。

我的家乡在群山深处，曾经是山脊覓中的山脊覓，很多老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这里。但大家仍觉得山里开阔、美丽，是一处走到哪里也忘记不了的地方，是一处身在天涯过年也要回到这里的地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家极为闭塞，仅有一条从县城到公社又窄又烂的碎石马路经过这里，一天到晚看不到几台车辆。记得那时，我们大队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这条马路除了人力板车或者马车拉着物什经过外，几乎成了它的专线。我的父亲在邻县煤矿工作，每次回家要么从县城坐车到黄亭市，要么从县城坐船到伏溪桥码头，再步行回家，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后来，客车开进了家乡，虽然一天只有两趟(下午客车从县城驶向公社，次日早晨又从公社驶向县城)，即便这样，客运公司仍在大队供销社设立了临时车站。平时供销社营业时，把两条漆成墨绿色的长凳摆在门外两侧，供销社俨然变成了“候车室”。山里人看重规矩，哪怕出工后累了，也只会坐在水泥阶梯上休息，大多数时候凳子空空如也。在大家心目中，能够坐在长凳候车的一定是见过世面的“大人物”。正是这样的年代，每一趟通过的客车，都让我们感到兴奋。听着

车辆的喇叭声，或者车辆爬坡发出的轰鸣声，我们或跑向路边，或立在地头，呆呆地望着车辆从眼前消失，忽而觉得家乡与外面的世界又近了一些。父亲也开始坐客车回家，但我感到他坐篷车要兴奋得多。那年腊月二十八上午，父亲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我们惊喜之余，又一脸不解：“这个时间段并没有客车，父亲是怎么回家的呢？”父亲炒豆子一般，快速解释起来：“今年开始，矿里接送职工回家过年的篷车开到我们这里了，往前还到了公社。过年后回矿里在门口就可以坐车了，再也不用转车了……”话语间，父亲心底生出的那股满足和幸福我至今闭上眼睛就能“招呼”出来。说完，父亲又拉着我们去马路边看篷车，其实篷车往前已驶向更远一些的职工家去了。约摸半个小时，大篷车从远处返回我的家乡往矿山驶去。父亲不停地朝司机挥手。那一刻，大篷车温暖了我的生活。正月初四，父亲在下车的地方坐上了回矿的篷车。车上有保卫干部护送，有同事们的欢歌笑语。父亲很风光地与送行的乡亲打着招呼。那是一辈子本份、老实的父亲的最高光时刻，也是山里乡邻最羡慕的时刻。此后，每年年前我都会在马路边迎接篷车，迎接父亲的归来，年后又欢送父亲上车，送着篷车离去。1979年9月，父亲走了，但过年接送职工的大篷车依然经过我的家乡，而我依旧在过年的那段时间，来到马路边，去迎候大篷车。看到车门上印有父亲单位名称的大篷车从我眼前驶过，我如同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有几次，大篷车从我身边离去时，突然从车上传来有人叫我的小名“毛伢子、毛伢子”的声音，接着又传来急促敲打篷布的声音。大篷车很快停了下来，几个中年人跳下车来，原来是父亲生前的

同事。他们将我拥入怀里，给我一些糖果，之后又随篷车离开了，只是父亲再也不会从篷车上下来。我回到家中，告诉母亲“刚才我看到大篷车了”，母亲的眼泪瞬间湿了整个脸颊。从此，我不再与母亲说大篷车，但大篷车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进了我的心里深处。1985年正月初四，我在父亲下车的地方，第一次坐上了大篷车，那一刻如同投入到了父亲的怀抱。篷车两厢绑有长条木凳，但由于篷布并不透气，坐在里面并不舒服。大部分人面向车后站着，脑袋尽量伸向车外，随着车辆的晃动而晃动着，像皮影戏一样。我小时个子瘦小，体质也差，篷车开出不到20公里，开始晕车，吐得天昏地暗的，眼泪鼻涕全糊在脸上。呕吐完，我依旧倚靠在木凳上，接受着路上行人投来的羡慕的目光。这样的经历又有近十年时间。每年我坐篷车回家过年，又坐篷车回矿学习工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矿里的篷车停开。如今，通往家乡的马路已成了炒砂路，山里人家很多买上了小车，人们对篷车的记忆在一点点淡化。我每年依旧回家过年，开着小车在家乡那条公路上穿行，较之那年月的篷车、客车，更舒服更快捷更平稳，然而却再也找不到坐篷车的那种温暖。(肖建勇，湖南工人报总经理)



“正月耍龙耍狮子，二月耕田种豆子。”小时候，我住在乡下，每年正月都能看到耍狮子。乡下人耍狮子讲究朴实无华，没有花架子，耍的是真功夫，图的是热闹和快乐。锣鼓一响，耍狮子的队伍进了村，村里人立即众星捧月般把他们迎进堂屋。一个老者吆喝一声，两个年轻人便各自拿着简陋的狮头，随着锣鼓声，活蹦乱跳地舞起来。两个年轻人舞完狮子，上来一个精壮的汉子，大冷的天，脱掉上衣，赤膊打起拳来。精壮汉子腾、挪、闪、跃，进退灵活，身轻如燕，引来声声喝彩。精壮汉子表演完后，又上来一个年轻后生，也赤着上身，耍了一套棒术。木棒被年轻后生舞得虎虎生风，气势如虹，也博得阵阵掌声。许是村民的掌声和喝彩声起了作用，陆续又有人出来表演，有耍凳子的，有耍桌子的。没想到这些平时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竟个个身怀绝技，真是高手在民间。武术表演完，就开始跳桌子。在堂屋中央摆一个八仙桌，耍狮子的人一个接一个从桌上跳过去。先是一个桌子，后来并排摆上两个。那些人面无人色，用手在桌上轻轻一拍，如蜻蜓点水般轻松跃过，看得大家直吐舌头。叠罗汉没什么惊心动魄，但需要足够的力量。一个五短身材的汉子来到场子中间，弯腰半蹲。一个中年人先爬上他的肩膀坐着，然后再上来四个大汉，身前身后各站一个，另两个站在他左右两边，四个人都把一只脚踩在他的大腿上，手挽着他的手。但见他长吸一口气，大吼一声“起”，身子往上一站，那几个大汉同时把另一只脚抬起。这汉子负着五个人在原地停了几十秒，还转了一个圈。五个人，至少有五六百斤重吧？怪不得，那些人一落地，场上就响起了一片掌声，还夹着惊叹声。真正惊险的是“起排楼”。“单排楼”一般三人高，最下面是一个粗壮的大汉，第二个人先爬上他的肩头，接着站立起来，第三个

◆六岭杂谈

难忘的年味——耍狮子

申云贵

人扶着一根木棍，站到第二个人肩

上。最高处的人还做一些惊险动作，没有一点安全保护措施，摇摇晃晃，看的人都为他们捏一把冷汗。最上面一般都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一是孩子体轻，二是胆子大。我小时候看过最高的排楼是三人高的排楼，看完后，我的心一直悬着，一晚上都不敢睡觉。“双排楼”是两组人对面而立，最上面的两人得抬着两根木棍，棍子上再上去一个人，做一些玩双杠一样的动作。不过在人搭的排楼上做动作比在双杠上要惊险得多，往往一些胆小的女孩子会吓得忽然尖叫一声。压轴戏自然是狮子上高台。场中叠着两个八仙桌，八仙桌上又叠着两条板凳，看着就让人头昏。可两个舞着狮头的男子，一边舞一边还得往上攀爬。那可不是一般的攀爬，一会金鸡独立，一会倒立，一会又弯腰。到了顶上，更是花样百出，惊险连连，看得人身上冒汗，脚像打摆子。有时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后生嚷着要和耍狮子的人角力，还有一些则缠着要学几手功夫，于是欢笑声、喝叫声此起彼伏。温馨、热闹的气氛，比姍姍来迟的春色浓。而这一切，在时间过去很久以后，还会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那时候，乡下人崇尚武术，讲究礼义，每到过年，就组织队伍耍龙耍狮子。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过年时放下锄头、放下扁担、也放下所有的烦心事，脸上洋溢着快乐、洋溢着轻松、洋溢孩子般的天真，尽情地玩乐。过去一年的喜怒哀乐都消失在欢声笑语中，而他们心里又在编织着新的愿望、憧憬着本年的丰收。浓浓的节日气氛，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醉了早春，也醉了人心。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那些沉迷手机和电视的人们根本不屑耍狮子了，而那些喜欢耍狮子的人又慢慢老去。也许，若干年后，像耍狮子这样的民间传统艺术，只能在书中看到了。

◆昭陵史话

王昌龄在洞口

张声仁

唐代大诗人王昌龄，流传后世的诗数量不是很多，只有181首，但是他在诗界的地位很高，有“七绝圣手”“诗天子”的美誉。他在洞口留下的两首诗和刻石的巨大寿字，为人津津乐道。王昌龄才高八斗，是“考霸”，轻轻松松就能考上进士、考中博学宏词科，但他的仕途却并不通达。在繁华的帝都长安，他只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的九品闲职，天天上班搞搞公文校对。大部分时间，他是在远离京城的偏远之地担任小官，四处奔波，地位低微。王昌龄从江宁丞被贬龙标尉后，逶迤来到龙标(今怀化县)，官场失意的王昌龄，却有很多推心置腹的文友。孟浩然、岑参、高适、张九龄、李白等大诗人，都是他很要好的文友。李白得知王昌龄从江宁丞被贬为龙标尉，怕他想不开，特意写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对他进行安慰：“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诗歌方面名气很大的王昌龄，除了诗友，也有很多爱他诗文的铁杆粉丝。对这些粉丝，王昌龄很看重，对他们很友好。在江宁丞任上时，一个叫辛渐的粉丝来访，王昌龄热情款待，送别时，还写下著名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相赠。“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便出自其中。从京城贬官至武冈的柴侍御，也是王昌龄的粉丝。他走马上任时，特意绕道龙标，去拜访王昌龄。王昌龄大为

感动，对这位从京城外放的九品小官惺惺相惜，一定要亲自送他到武冈地界。这也就是王昌龄第一次到洞口的缘由。因为当时的武冈，管辖着洞口。1952年，洞口县才从武冈析出。龙标与武冈是唐时相邻的两个县治，相邻为官，对王昌龄的热情，柴侍御不好推脱，只好任他相送。于是，马蹄哒哒声，在蜿蜒的湘黔古道上响起，打破了茫茫雪峰山的宁静。送到武冈地界的宝瑶，早已人困马乏。他们来到思义亭，下车歇马饮酒。柴侍御苦劝王昌龄留步。王昌龄只好命随从取出纸笔，略一沉思，挥毫泼墨，写出了传世名作《送柴侍御》：“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收到赠诗的柴侍御，谪官外放的阴霾一扫而空，满怀希望地踏上了赴任的征途。王昌龄第一次到洞口，以传世的送别诗，留下了千古佳话。王昌龄第二次到洞口，是去武冈回访柴侍御。常常收到柴侍御邀饮信画的王昌龄，觉得有必要回访一下这位拜访过自己的谪居京官。待到春暖花开，公务得闲，他便携随从沿着湘黔古道，去武冈探看了柴侍御，并游览了武冈的风景名胜。觥筹交错的应酬，王昌龄没留下可以传世的诗文。归途中，他抵达武冈十大名胜之一的“龙潭夜雨”(今洞口县黄桥镇龙潭铺)时，因天气突变，他避雨河边的西崖洞，并留下了纪行的诗篇《题龙潭夜雨》：“寒声殊足渥

桑田，叵耐中宵小洞天。纵使岩霖无用处，老龙未肯偃鳞眠。”这首诗，后勒石刻在龙潭铺西崖洞的石壁上。王昌龄返程的重要驿站是湘黔古道上的宝瑶。在宝瑶，见商旅络绎不绝，人声鼎沸，王昌龄便决定住宿歇憩。店主迎宾入室，以熬茶相敬。宝瑶土著历来有喝熬茶的习惯，熬茶迎客，是隆重的礼遇之一。他们把茶叶放在铁锅中加水反复熬煮，直至熬成淡黄的汁液。闻着清香扑鼻，入口味道苦涩，而后齿颊皆有清凉芬芳之意。这与别的地方用开水冲泡茶叶，大异其趣。喝熬茶的人，老者个个长髯飘飘，中气十足；幼者人人面色红润，青春靓丽。王昌龄询问土著们何以爱喝熬茶。他们告诉他，雪峰山里冬寒夏凉，湿气很重，喝熬茶可以祛寒去病，养生延寿。王昌龄感到十分惊奇，试着品尝熬茶，果然味道殊异，喝着喝着，便渐入佳境，神清气爽。宝瑶是龙标与武冈邻近的边界之地，商旅繁盛，民风淳朴，尤其熬茶的韵味，给王昌龄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公务闲暇之余，常常骑马前来驿站店肆品茶。与当地百姓熟悉了之后，当地长者恳请王昌龄为宝瑶题字留念。王昌龄也不推辞，在众人簇拥之下，欣然在古道石壁上，以村民凿石的铁钻子代笔，一笔一划，凿出了一个巨大的寿字。至今，王昌龄题写的寿字，虽然经历了一千多年风雨，仍在石壁上隐约可见，引得游览古道的人们驻足辨认，赞叹不已。

◆湖湘三百六十行

卖扫帚

唐文林 王艳萍

湖湘地区大部分地方，特别是山区，高粱穗、金丝草、竹枝、扫帚草等资源丰富。人民就地取材，将这些材料充分利用起来，做成扫帚，拿到集市上去卖。在农村较为常用的是竹扫帚，比较宽大，结实耐用。另一种常用的是扫帚草做的。扫帚草嫩茎叶可以吃，老株可用来做扫帚。现在，城里家用的扫帚通常都是商场买的塑料扫帚。过去在大街小巷挑着扫帚卖的农民，现在很难遇见了。卖扫帚这一行当，也正在慢慢消失。(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上接1版)

苏林表示，75年来，两党两国携手并进，凝结成“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传统情谊。越南党、政府和人民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为越南外交政策的一贯主张和头等优先。在国际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步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我坚信，在两党两国高层亲自关心指导下，双方各部门将密切协作，推动越中命

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梁强表示，越中建交75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和长远利益，将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作出贡献。越方愿同中方一道，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任务，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互致贺电。李强表示，我愿同总理同志一道努力，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范明政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加强对双方各部门、各地方的督促指导，加快落实重要合作规划，推动两党两国高层关于“六个更”的共识落地见效。